莊子翼註

二

口 13
1600
2

早稲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一
經書
第 317 號
第 2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1600
2

莊子翼卷之二

養生主第三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郭註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向云疲困之謂緣順也督中也越註奇經八脉中脉爲督夫督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郭註　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懾其願此知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眞大殆也必也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爲經者順中以爲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而已矣事無不可者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註　生隨形而有盡知隨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而繼之以知李於殆而已夫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名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名以爲常是乃劓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之事何以加此

疑獨　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譽無毀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天皆所謂近名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天皆所謂近刑之善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管見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證則是爲而近名爲惡而近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刑也此其義與經異蓋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私爲善惡而善惡自然合則爲之而不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也故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

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天地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紀耆翁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皮骨相離聲騞然大於泰也經首咸池樂章也卻李云間也窾空也肯著骨肉也綮猶結處也

輒輒戾大骨也十九年以十年爲率而用之九年八言其久也硎砥石也善刀善犢試也

郭註　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迹耳

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適牛理又合音節也進乎技者言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閒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橫截也批大卻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殊也因其固然乃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嘗經槩之地也技經肯綮之未嘗微礙聚結爲族視爲止者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爲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刃迹若聚土也善刀而藏之拭刀而藏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呂註　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會

道者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軱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數年若新發硎不以傷其生之譬言也其爲形也未始有生不乃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間乎其至于族吾見其難爲則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

李士表論　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年則歷順理而未嘗經刀是亦解於無解耳且以九年之變不爲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不爲不多而刀若新發硎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一古不去一身已幻軀爲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就爲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

應物之勞釋刀而對庖丁之藏之復歸于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解則解亦不知在疑無疑非疑則疑解者解其疑也以族庖視庖丁磔者磔其解也解磔俱遣虛而已矣以是道而游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楊用修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賈人之鐸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叶比於音者樂何曾比於音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

余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

郭註　介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兩足共行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遣生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夫跂乎適而志氣盈豫而自故於此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呂註　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之理本如此若失與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失與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失與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

而自得也

筆乘　介獨也即見獨之獨有與則非獨矣右節知識俱忘而澹然遊心於獨公文軒見至人而知之故驚問其天耶人耶言何以致此也夫天之生人自有知見而人不得以偶之此天之使也苟不知知之自知見之自見又爲知見以益之則有與而屬之人矣即老子所謂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澤雉飲啄雖難必以樊中爲苦要思以善其神耳彼知見者亦人之樊也非至人則惡能縣解之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爲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　秦失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情尸觀化乃至三號一不知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將蹔寓於憂樂之境雖欻哉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故適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死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以有係者爲縣

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億故人之生也一息不得耳何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其極也世豈知

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　弔之爲禮哭泣而弔生爲不止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之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交也始吾以爲其人意其非人也蓋必有不勝言而言不勝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始有物而爲之哀樂是道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時處順所以知天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傳者薪而火非薪其爲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

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當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爲生者未嘗有始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口義　縣者心有繫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下不足以累其生係者我矣故曰帝之懸解

劉槩註　薪火之論以喻生人所以載營魄神舍于形而屢後者也而之況肯以形而喪其尊形者乎

筆乘　按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傳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前謂神隨滅於後謂生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然舍生趨生則猶未了之談也窮意以指討薪薪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曜金不出乎鑪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灰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

生如之豈故相反哉知反生
之一者乃爲善養生者耳

達養形之
管見總論 形者生之
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
之主養愈至而形愈失故眞人論
涯無乎養生之貞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
虛待物者何有乎刑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
之理有在於是解生
若新發硎則剸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若愈
久而不弊是爲生之
以得濟於斯時以不
則應物餘暇敛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
利用未嘗或虧古之
此道故也是以學道
非靜無以復命性全
臺有鑒無逆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眞擾事
携理得失交患生
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蘄畜樊見

於後脩老聃太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
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
曰神是已泰失弔之
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
懸解造物不得以係
盡養形之理者神全
不養是以卒貴乎全
出有入無何往而非
之而登雲天傳說得
此刻皇太上云延而不亡者壽

人間世第四 顓川 之
用者爲能隨
而不倚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民效效者以國量乎澤若雋氏其無知矣固嘗聞之夫予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爭乎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拚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

虛厲身無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
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
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
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
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廁乖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
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
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

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
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
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
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
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所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
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
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
化猶師心者也　蕉向云草芥也崔云其澤如見英　英
澤積尸乎澤以澤爲量無青草也趙云然者以國量乎
國名在今京兆鄠縣居宅無人曰虛然而無後爲厲

術與述同江南古藏本作衒

郭註 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者人君動必乘人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吾人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必以國量乎澤若蕉巢國而輸之者之用國不可輕也其用之於火也火者以輕用之於地不可稱數視之如草芥也民其無知矣無所依歸也道不欲雜言宜正得其人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莫能一愈也古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牲外其知以養直營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絕聖棄智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生也者未達故耳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繩於彼彼將謂回欲鬻人以自成也

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歸襲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苗人必反苗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悅賢惡愚闇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鬬其捷辯以距諫飾非而目將營之使人眼眩也色將平之自蚊虻不能螫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蚊虻不能螫也容形心成乃且釋已以從彼之盛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更足以成彼之盛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不信厚言未信而諫雖厚爲害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擠之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夫暴君若桀殺有扈非徒惡有扈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惜名會欲之君雖復兢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

道哉端而虛正其所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惡惡可者言未可也衛君元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也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蔑而乃拂性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修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其本意執而不化即汝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豈此未足以化之也顏回更說二條內直者與天爲徒言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無所求於人若然者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爲徒言成於今而比於古雖爲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言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是常教有諫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爲未可意謂當理無二而張二條以政之與事不宜耳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然於化則未下以其挾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旨註】顏回欲屈己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爲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乎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道求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亂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盜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爲留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闖其捷辯氣色拂膚而目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欲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斂怨故其君濟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以信厚期我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已之言而欲人之善不善以已賊而人貴故也自

道觀之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無天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趨變無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而無心此所以爲太多也列則寓言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譴譴若窮覩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死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

【新傳】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爲則無智所以無得無得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競常人好名用智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渙溪】而目將熒之色將平之兩語極一時流遁之狀此特方恍然失其爲我方還就求退之不能暇與之辯口將營之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間正是苦處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遠俯仰固已屈矣心且成之若且放過爲後圖也皆不

【筆乘】若唯無詔王公句絶詔告也汝唯無告王公則言則必且乘人而闘其捷云云皆指顏子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異形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

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不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天自然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爲散。符。損性而言。楊雄荅賓戲。旗修所志。守爾天符。正言性與天合。如符券然也。耳目本外而徇之于內心知本內而黜之于外。虛也。

郭註　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志者。謂去異端而任獨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在道集虛。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未使實有間者。夫使心齋故有其身也。得使未始有間者。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故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也。譬之官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涉應也。使物自若。無所門者也。付天下之自爾。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体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則幾矣。理盡於斯也。不正行。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僞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大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室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夫。視有若無。虛室虛而純白獨生矣。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

此爲以應坐之曰而馳驚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使耳目開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遂無往不宜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爲見而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若則欲賢可以得聖乎同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而求離婁之明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而責師曠之聰離婁之明其自竭喪於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宜矣不宜矣不亦悲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詳道 有而爲者古人當難之有恩必齎有爲必戒故敬神明其德者必遊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顏子也文子曰上德以神聽中德以心聽下德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心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形物而非待於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疑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

須臾 樊者外也不必深也名者無實也雖王公之不德無所無毒物皆有毒勿視其毒視其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

其唯 其唯未有一門無毒者言入其中如逢猛豕于窮途之逆旅悶然而應無安排也

耳目內通 與首楞嚴耳根圓通同意

心知 爲天使爲人使故曰問之不止

筆墨 顏子聞虛爲心齋之義而無動于名意

能遊 能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大宗師曰文能遊其樊而無動于名意

合則 言合則止廣大而無門澹泊而無事一處之合則止廣大而無門澹泊而無事一處之合則止以木得已焉則幾矣幾者幾于無我也絕迹以下重發此義不行而絕迹則易行而不踐地則難爲人使則有我故爲爲天使則無我故難爲夫知不以

矢[illegible]之行不[illegible]以[illegible]烏之飛不[illegible]以[illegible]翼者天使之也此所
謂虛也室虛則白生心虛則道集蓋非有吉祥也而
吉祥莫大焉人之安身栖志舍此無徧矣而猶坐馳
横騖以為不止是猶之馬伏清瘖而意驚千里即無
馳騁之馬伏清瘖而意驚千里即無
默出林秋滋其擾耳夫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于心
知則無思慮如此則可以言乎虛而鬼神來舍矣況
人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于物古聖人所為
服行終身者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
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
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
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
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
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喜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不可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也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　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欲有所求也甚敬而不急者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事無小大一以有不言以成爲懽者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爲懽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能之發無欲清之人者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餌險薄也所餌儉薄而內熱飲水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也事未成則懼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繩罹於外故曰是兩也不可解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故曰是之謂大戒知不可柰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棄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混然與至當爲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九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爲人臣子者任之則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若乃信道

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于當俱往而謀生慮欤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者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傳意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勝也九溢之類也妄言嫌非彼言以傳者妄作也莫若莫然疑之也傳言者殘言就傳過言似信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爲罪也引法以繩之言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須溪　寡不道以惟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使妻滿成攻苦非有求于世雖家人亦然何至內熱飲氷若貪利驚外若與則憂無窮自謂服勞葉公之憂在利害然害之極不過亡而已故哀樂不易施乎前則未嘗易言也益重心則身念身危而哀樂無所錯矣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幸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悅生惡外即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須臾云云只此一語儘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奈何非義命之謂也其自央如此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樂九事亦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巧以偷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欤不擇音陰氣息弗然放是並生心厲疐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

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始事美成在乎
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
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蕭
音悌。崔云
音勃

郭註　以巧鬬力者。本其好藏。欲勝情至。潛與害彼。則
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湛湎淫液。則流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煩生於簡事。
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若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
矣。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不喪矣。事得其實。則怠可安。
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
偏辭失當。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蠹。則和聲不
至。而氣息不理。莽然暴怒。但生疑蔵。以對之也。去寬
以容物。物必歸焉。救太盛。則鄙吝心生。而不自寬。
也。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誰邪。故大人蕩蕩
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戚。以四海
之交可全也。無遷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
成也。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矣。美成者。任其時化。譬言
之種植。不可一朝成也。若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
悔敗隨至。故曰惡成不及改也。乘物以遊心。託不得
已。以養中。言寄物以當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物
全矣。斯接物之至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
意於其間哉。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言直爲致命。最

新傳　無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則不
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則
衆也。夫不靜則至於動。眞必於內。矣故曰行者實
易以動實喪。
筆乘　夫傳兩昔兩悠之言。而不敢溢者。凡以善終之
難。不得不謹其始耳。觀闔力者。始陽至陰。歡酒

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于信卒乎鄙事之在人始于細卒乎大者其必至也夫一言之發激怒于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蹙乎故念之設也無由曰巧言偏詞每每過實不擇正理如獸之畏炊不擇好音氣息弗然而出則聽者竝生讒心而忿從此設矣甚者責人太切核者恐直太甚本以望人之美也而人或以不肖之心應之于是而知止焉可也而不知其然則積忿成患將不知其所終矣絲

即前所謂卒乎鄙卒乎鄙者也君命之將率意遷改益也溢則傳言者殃能無殆乎美成在久者成人之美必優游深交久乃可入也惡成不及改者一言讚事益生心厲悔將無及也夫人喜爲溢言者意必在懷而不能虛焉故再乘物遊心則忘已託不得已則念物斯則因其命而致之我無心也何必有所作爲以還報哉夫子告葉公或以爲次於顏子而實亦不能外于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爲成矢以螟盛溺乃吊切適有蚉蝱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天殺須溪云如言天生刻薄人也副墨云殺言天薄之使無德也嬰兒無知也即畦猶疆界言無收拾也崖猶崖岸言無容止也僕僕御也舊註作敷蚊僕僕飛着馬者誤

郭註　夫小人之性引之則憍己縱其無慶則亂邪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也正女身者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貞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和而不同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殺當生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自顯和之且有舍坊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兩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彼且爲嬰兒七句言不小立圭角以通其隣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强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積伐而殺之之怒者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爲其決之之怒者方使虎自齒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也順理則異類亦愛養己也虎之所以媚於養己也矢窮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拊之不時則蚉蝱

毀首碎胷言雖敝其患而掩馬之不意故驚而至此也意有所主而愛有所亾言意至除患率然捐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夫故曰世
【宮註】就之異故為顛滅崩蹶為清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捄持與之為嬰兒以至逆之入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自有而通之此因机緣化之妙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道守之以王道是也
【評註】彼且為嬰兒六句應形就而不欲入走之入於無疵應心和而不欲出愛馬者數語此即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
【補註】彼且為嬰兒一段即法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為說法應以

現女人身而為說法意猶之不時是言愛馬之甚見有蚊虻卒然搏之出馬不意故致驚怒也處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慎也若不審哉不量力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則螳蜋之怒臂當轍耳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歷）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悉）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上声）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

以爲門戶則液樠蔓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㮈社見夢曰汝將惡
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梨橘柚果蓏
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
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
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
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
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
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
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
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余之不亦遠乎司馬云液津液
也樠謂塗出也蔓
診占夢也

郭註　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爲文木物莫
不甚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幾死乃今得之言
救有所明之耳爲子大用言猶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若有
用久見伐矣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也弟子犹嫌其以爲社自榮
不趣取於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
之爲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木乃以社爲不
知己而見辱病也豈荣之哉本自以無用爲用雖不
爲社亦終不逃於剪伐之害豈也所保與衆異者彼以
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也利人長物棼亂民爲非

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群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爲
無緣近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之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予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陰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杙七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善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不祥也軸解謂木紋旋散也痟酒曰酲杙所以橛牸牛馬者也樿棟梁也當作欐高名即高名云明大家也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樿傍疑獨一云解祭祀解賽也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咶二四門豹之事羅勉道云古者天子春有一解祓見漢郊祀志注解罪求福也

郭註　隱將芘其所藾者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也天王不材於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

視聽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撓夫何為哉故
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之所至賴
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白顙亡鼻
脊病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齊具然後敢用巫
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
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
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
也故天下之患是以聖人之於用致之
為无深藏之為无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
為之使則逆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
知此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脇挫鍼治繲戒足以餬口鼓筴播
精足以食鬻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
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
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
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　徵武士則攘臂於其間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窮
匿也有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作役故也與則受之
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才應物冥而無
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
夫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循本　齊與臍同傴者不見其顛隱于臍間也肩高於
頂會撮指天撮猶括也會括其髮而頭低故髻指天也管脰也言五藏之腧皆在上也

兩髀爲脇春在髀裏故以兩髀爲脇也郤錻
綻衣也治繭繅絮以箕簸米也
孔子適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
用也郤諸本多音隙碧虛作郤郤字引退也

郭註　鳳以今鳳以今何如德之衰也言當順時而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衰盛蕩然不足介意故曰何如來不止可待往不可追趣當盡臨時之宜耳有道成焉無道生焉言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非我也豈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寞然與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者足能行而故之手能執而在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忘其性內而無識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知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然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者棄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

重也。外物寄之。能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爲內
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
避。此世之大迷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卒不可欺
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宜矣。故大人不明。我以燿
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
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混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
同福也。迷陽猶忘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
全矣。夫天下皆全其生。夫孰不全其行。各自足矣。有用則與。欲
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
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
我俱適者。偃然不竟妙之在焉也

【口義】天下有道則聖人
全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
幸。又何敢他求乎。處亂而僅免刑。以全生。特一羽之
福而不知載。而有之。處亂而不知避之。
也而亦不知避之。臨地而趨。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已之
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識危殆也。不火桂薪之見伐
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
疑獨　臨人以德。則未能臧其跡。迷陽言自
傷吾可行之地。全無
言。退身曲全。無
傷吾可行之地。

【筆乘】五行郤曲當從碧虛作郤曲無傷吾足一句。
與上文相協。蓋由傳寫者誤疊吾行二字耳。迷
陽勉道曰。蘧蒢也。叢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曰。
迷陽。記與言之也。其說甚異。存之以廣異聞。

【管見總論】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
無悔。趨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
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禍終
致至。孔旌在前。刀鋸在後。者有之。況懷意必之心。欲
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
君知賢者之不苟進。益堅蓋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
性以資驕志。撄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

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敢法繁多以盈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所念飽空而天真虛受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齊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于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要顏闔將傅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撓攖社以無保爲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姤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賜鍾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大意在並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偽之儐罔不密由斯道遂寓乳顏問荅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爲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山木膏火桂漆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

太上云聖人猶之難之故終無難

補註　此篇首以乳顏問荅繼以子高顏闔之喻其論宜身行義應物審幾以處人間世之道備矣而復繼以櫟社商丘支離之說者見當世禍亂異竟不可措手縱使做得好不如不做爲高耳故末又以接輿之歌結之

筆乘　士彰云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間世是住世法余嘗謂出世而後能住世老子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

德充符第五

郭註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補註　德充於內自徵於外非形所能爲擾益非知所能爲隱顯觀篇中所述吕可知矣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

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駘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

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九竅雀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竅也登假呂氏音遐遐玄遠之域也列子穆王篇登假字讀同遐可證

郭註　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者怪莫大焉形骸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貞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閑也奚假魯申將引天下之與從之言神全心冥則體與物真與物真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哉故生死變於彼雖天地覆墜斯順之也豈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斯順之也豈與物遷者任物之自然也命物之化爲命而無乖逆也守其宗者不離至當之極也異而肝膽楚越者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也萬物皆一者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上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

浩然太虛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自中知以下云至於昆蟲草木皆然然此明乎彼若爾若失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無曰莫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已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造物而不懼也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者宜生於不宜故以其宜也都以宜故無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故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則天下莫不同無物而不同則莫不順爲我聚散離異而我皆爲我時決之爲我順決爲我聚散離故我耳未始有聽決以惑也本始有聽夫衆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觀其一則謏然無

脫屣跡履足如遺土五呂未見定以繩蒂其心也彼爲已
以其知者繼王駘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心以其心者
謙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心者夫得其常心平往而與物過者也謙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也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則不能吾衆物之止也惟聖人能止衆止者動而爲之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爲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爲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栢人各自正則無美於松栢聖而趨之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者幸自能正耳非爲正以正之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非能遺名而無不任也宮天地府萬物者冥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者所謂逆旅也象耳目者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也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元者也心與物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灰也擇日而登假者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皆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其恬漠故

合也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爲事

【宮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也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鬻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有亦遠矣孰爲汝生而與之不與孰爲覆墜而與之遭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眞不與物遷則汝生覆墜而不變金化物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雜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之而推爲君師耶唯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梓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爲幸而正衆生

說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而生死一也得而喪之變若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乎

【有溪】遺外也雖天地覆墜亦且與之相爲子立無假無所待也坐視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

【疑獨】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爲物貳心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通義】彼爲已言其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于歸家既到家乃知是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

【副墨】正如各止其性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力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于九軍況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豈不能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言我與天地萬物同一根宗散則爲萬聚則爲一一直寄寓此于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爲象耳人惟競象失心妄起知識故心生于物而死于物今之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也而死生何足以懼之昔劉敞學道有神人謂之曰君心力精猛必破二死生學若知死生喜太徧着精采奮然勤破如勇夫有不懼之實便可雄人死生縱橫無礙此出離生死學問莊生等閒于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中國說觀修者東狄之一法哉

【筆乘】受命于地至雄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堯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此七字因郭註有下首唯松柏上皆唯聖人故也今以

拾指獨也在舜獨也正爲句亦自文順而義全矣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

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存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外子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乃稱說中言畢前端之所言乃必中之地也故曰
中地子無乃稱言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郭註 我出子止蓋與則者並行也其明日文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也子齊執政者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逐也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言其爭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若是形殘也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薄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十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以者衆也默然知過自以為應成者少也畢古之善射者弓失所及為彀中央刑害相攻則天下皆畢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游於畢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勍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失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造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

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立動靜趣舍性情知能與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過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廢然而反者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盡者耶不知先生洗我以盡道故耶我為能自反耶斯自忘形而遺累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形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不過哉子無乃稱者內也今子與我德游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

管見 申徒安命而忘形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不當以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之存以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十三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畢戮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

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蘧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形骸之可索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 踵類也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猶有尊足者存言刖二十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去其發諫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爲覆載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沒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安知夫子之猶若是者、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者、蓋其方復學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矣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斃也遂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遂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華藻也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爲已之桎梏也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欲以眞理宣之眞其無迹也天刑之發可解者仲足非不覺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道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則名迹可遺而性命可全矣

副墨　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以全之尊足者全眇視棄其足曾丘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此一節人全不在善惡上起念頭非束于教者所易知也故無趾與老聃私謀之曰夫子于至人其未聊何賓賓恭敬以學于子爲也彼且汲汲焉求以善名聞于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爲桎梏之桎梏蓋至人無己聖人無名如手足本無桎梏其有桎梏者自爲異見以縛之耳欲解其桎梏必反其異見而還之于一以忘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爲忘以可不可爲一貫者本來無是何者爲非如是則善惡皆爲幻法分別悉是詭名爲人解粘去縛莫要于此但天刑之人懸而不解是則善惡言天罰之使然甚絕之之詞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

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炊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寧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名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傅國焉悶悶然而後應汜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狶韋之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以人之葬也不以翣資斧者之饗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下之諸御不窕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子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骨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
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
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
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
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
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
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矣李云哀公魯君魯卫其名

郭注惡駭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性而明物不正
正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
而往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和而
不唱者非強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
分外也雌雄合乎前者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也閉然而後應著
寢辱不足以驚其神也汜而若辭者人辭亦辭也純
乎食於其母者食乳也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
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
赤子無往而不爲之赤子也則天下良之害斯得類
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
倩類苟亾則雖形同毋乎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
形者才德是也羣者武所資也戰者武則無武羣將安
施所愛屨者爲足故耳刖者之屨何爲愛之無其本
者羣屨以足武爲本也不翦不窕全其形也不得復
使惡傷其形也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爲
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同貴女之操
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生有亾以至飢渴寒暑其

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識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爲弗能爲也其所爲弗能不爲也仕之而自當矣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在之也夫知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慮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慮在新恣故戰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杰之何哉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洗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不足滑和靈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憂患驚神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日夜無郤者冰然常任之也與物爲春者摯生之所賴也接而生時於心者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者內保其明外無情爲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循本　禮記二十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故曰娶妻者也於外不得復使曰夜無郤言炎生貪富雖日夜相代乎前吾使之無縫隙可入視之如一而混然與物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爲春耳見其日與物接而生時於吾心者也因大府字故下生時字言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管見　雌雄之義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能去與婦人顧爲妻之語則嗤雄合乎前言大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不以娶若無隱從娶絕句娶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大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考禮託檀弓篇周人置翣明堂位云周之碎牛翣堂翣鄭氏註天子八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十翣皆戴綏據此

則古者喪禮通用冕非特爲飾武設籍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冕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也其葬也不以冕旒不爲愛其實覆也此章與上文犯之不過形容德充之盛

【筆乘】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畧也得位才貌樂皆無之而致雖雄突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沛乎之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毋愛以使其形者爲本戰以武爲本皆驗字所以存而見任云而見思者有本故耳才即孟子降才之才本才未全者率青于自衛才全則德內充矣形之有生存必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雖其變若彼然求其所以爲之者而不得故謂之命也苟知其始所以爲之者則獨何能無緊然今其變雖有夜遁遷不無停息而其所始自智者莫能求之所謂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始而又何至滑吾之太和乎吾之靈府也即老子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而不失于兌與物爲春而日夜無隙即所謂不形者也如此雖日接萬變皆動而不失其時至矣水停而平則萬物準之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滿水之平也猶德之和也是和也修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修物意即

脰豆肩肩瘁瘁盎大癭說齊桓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遶而知

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
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
也者天食 郭 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
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
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
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
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
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
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

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
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
梧而瞑眊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闉跂者跂而守
不全之貌無脤無脤脚根故但跂而行也
無脤無唇也甕盎大癭項癰者也
郭註 闉跂支離無脤兩段言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
而好者更醜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者其德
長於順物忘其好也生賊愛之災
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
故夫忘形者非忘也忘德者乃誠忘也聖
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爲
譬約爲德爲接工爲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自
其已也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

而稟之也既稟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必自然思之非我思也或思而不免之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爲哉任之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者現其形貌若人也無人之情者攝若槁木之枝也羣於人者類聚羣分自然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形貌若人而獨成其天也道與之形天與之形者言人之生生也非情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犬吠苟有情於爲之亦終不止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既諸身耳目不能以易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手求行意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操物不以手求行意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是非吾所謂情者以是非爲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無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傷其身言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者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益生非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天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攖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形以堅白鳴言九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攖梧且吟且瞑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不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呂註 無賊大人夔以德長而見美于二盂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後于視聽思慮是所不忘忘其所忘而已誠忘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遯而皆存者

也若然者以知爲孽孽非本義也以約爲勝所以約
敬也以德爲接所以續異体以工爲商非所以爲商
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
惡用商四者天鬻也故無待于外有人之形無人之
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予人則遊乎世俗是非
不得于身則体乎天均得其小者屬于人大者屬于
大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
所以爲人者足矣奚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
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
不得于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
是則足以有之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
乃據梧以求靜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爲使形爲
天之所遞而
以堅白鳴也

碧虛　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處雖日用德而不自
故膠葛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斲斲
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蛙蟬轉九蜘蛛結網不謀

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交蘿不斲之膠也會稽獸林藪
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
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
雖美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凡之體空
竅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哉唇醯而自生耳今于有人之形與衆無別
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

循本　其脰肩肩脰項也細長之貌言悅無腠而
視全人反覺其項細長醜不足觀也周禮梓人
云數目顧脰註長脰貌蓋肩與顧同槁梧即今所謂
枯桐也桐類不一惟枯桐相中琴瑟故名琴瑟爲槁梧

副墨　三子醜惡能使齊徹之君悅之而視全人之不
如蓋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知形有所短德
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已若忘則必有惡
駭之驩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已若不忘則必有
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是誠忘也世
因就忘之一字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聖人

者誠心也其心有所不忘者也以知識爲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爲膠固而不用以德惠爲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爲行貨而不居何也聖人何思何慮惡用膠本無所失也惡用則滯以天爲宗以德爲主以道爲門以物爲事哉申徒無趾之過而招亢視亢之貴而傲亢雖貴猶賤也無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三安之而況人乎前使哀公

秋爲情之所累而已觀惠子與莊子所論于

篇爭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以與之爲友

管見總論

物得以生謂之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夫德本乎天而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下而贊化育者焉故王駘是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故不識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執心而永生無變命物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成以見得道者忘形唯生能止衆止明矣以虛而來鑑亢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柏之於衆木兢爽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已之炁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曰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趾之過而招亢視亢之貴而傲亢雖貴猶賤也無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三安之而況人乎前使哀公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

忘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建而萬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德友德兼而位可忘也聖人所游與物無際詭譎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釋夫所歸有不得而離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荅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之人以論本蓋所以爲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莊子翼卷之二終